

第三回 舊知交款留文士 重相會寫贈春容

話說長安一個妓女，姓華，小字行雲，生得雅秀，天然姿容，真是門戶班頭，平康領袖。雖然品賤，絕不輕狂，胸中常常有從良之心，但未遇廝稱兒郎，所以未敢輕舉。自從前年逢著茂陵才子霍秀夫，與他有舊。只因初逢，不肯起齒，也存著交淺，不敢言深之意。幸喜日前又來應試，因場期尚遠，寄寓京師，行雲因接來暫同居住，以便讀書。說道：「你看霍郎聰俊多才，至誠不假，私心暗約，可托終身。今日小雨初晴，瓶花香綻，明窗淨幾，甚是宜人，不免請霍郎出來閒話一回。霍相公，有請！」霍生聞聽，轉出畫閣，見了行雲說道：「曲意款留，一言難謝！」行雲道：「霍郎說那裡話。只是陋巷茅簷，恐怕不是你看花人住的所在。」霍生含笑：「各色花都不講，只這一朵解語花兒，饒他踏遍曲江，也沒處尋得。」行雲微笑。

霍生望桌上看了看，問：「雲娘，這桌上手卷是什麼畫？」行雲答道：「鄰舍女伴家借來看的，是一卷《昭君上馬圖》。」

霍生展開一看，道：「果然畫得好。雲娘我看你的天姿出色，與這畫上昭君，分明一般模樣，不差甚麼。」行雲道：「諸般不像，只是桃花薄命，流落青樓，也與他出塞的苦，沒甚差別！」說完，不覺傷感起來。霍生道：「雲娘，不必煩惱，小生一向略曉得幾筆丹青。你看，今日流鶯啼樹，粉蝶過牆，風景宛然如畫。我與你畫一幅《聽鶯撲蝶圖》，描寫得十分喜洽，免得你歡處生愁，啼痕界面，如何，如何？」行雲道：「久聞霍郎丹青妙絕，只是奴家風塵陋質，怎好相煩大筆。」霍生道：「好說。」遂將絹鋪在桌上，調起顏色，把筆在手道：「雲娘，待小生將你細看一看，方好落筆。」因從頭至腳看去，一面畫著，一面又看道：「怎麼腮邊這一點紅得如此？果然人面桃花了。」行雲聞聽，忙取鏡子自照，又將畫一看道：「果然像到十分。」霍生道：「像只像得你的樣兒標緻，至於帶笑含嚬、無情有意的天然一段韻致，教我怎麼畫得出來？」重新又把《昭君圖》與畫的比看，笑說道：「昭君，昭君！我說雲娘一定不讓的。我豈肯學那毛延壽，故添黑痣，壞你嬌容？」行雲起來拜謝，霍生攔阻。行雲道：「奴家的意思，還要霍郎把自尊容，也畫在上面，方才有趣。」霍生道：「這卻也好。只是小生是下界文魔，怎敢與個玉天仙並在一處，可不惶恐！也罷，趁此餘紅殘粉，也不得出丑出丑！」遂起筆來，向池中顧影，又向鏡中窺照一番，方才落筆。不多一時，染抹停當。行雲仔細一觀，說道：「風流標緻，果然活現，只是你一付文心，連你自己也描寫不出。霍郎！你不但文詞壓倒一世，就是那丹青，世上那有這樣出色的才子？難得！難得！」

兩人正在歡欣時候，那料鮮於佶思量要訪霍生。說道：「這幾日身欠些爽利，不曾去看得霍兄。今日不免去尋他，溫存一溫存，幫襯一幫襯。到那入場期，才得如此，如此。你看轉彎抹角，已是華行門首。」叫門進去，對霍生道：「這幾日小弟在寓中，有些小恙，不曾時常來看老兄與雲娘，違教，違教。」霍生道：「小弟也有些小恙，因此失候鮮於兄。」鮮於佶道：「兄的病，我都曉得。」因附耳低語，笑將起來道：「可是這樣？」霍生也笑道：「休得取笑。」鮮於佶因看見桌上的畫，問道：「這是那個畫的？」霍生道：「不瞞兄說，是小弟胡謔的。」鮮於佶細細瞧瞧，笑說道：「原來是你兩口，老人家傳子孫的神影了。如何像得這樣！」將畫貼在自己面上。霍生道：「這卻怎麼說？」鮮於佶道：「一向不得沾雲娘，一沾恐怕老兄有些吃醋。今日在畫兒上略討他些便宜，莫怪！莫怪！」霍生笑了一笑。鮮於佶道：「雲娘，我還有一句話對你說，如此一幅好畫，切莫被人裱壞了。那貢院門首繆酒鬼，手段極高，是答應禮部衙門的，可著人送去與他裱才使得。」行雲道：「這個一定尊命的。」鮮於佶道：「今日小弟要發興吃幾杯酒了。」

雲娘也請破例，唱一個極鎖心的曲兒，等霍兄大家樂樂才足。」

行雲道：「就請到暖閣中小飲便了。」鮮於佶又道：「霍兄！

你與雲娘今後不要叫甚麼，只叫做那畫兒罷。」霍生道：「休要取笑。」三人飲酒到起更時候，方才歸去。正是：雲想衣裳花想容，美人圖畫領春風。

流鶯巧作周遮語，癡蝶深穿宛轉叢。

只這一幅畫，生出許多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